

孟子文說

孟子文說卷三

邵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三篇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案世子自楚反復見孟

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惟性

善故道一二字一篇主意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引証道一三層有淺深次第倒置不得今滕絕

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先破其疑猶可以爲善國書

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信道篤行道力天下事尚可爲也堯

舜去人不遠此正是鞭策世子語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

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

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

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一醒

句且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可謂孝矣出禮字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宕一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此喪禮之

大端。大意謂喪在自盡其禮言簡而該。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

子爲我問孟子。

盡字承上盡字來。但却忽畧過自字。

然友復之。

鄉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即上自盡

字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引語以三字收住鞭

策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稍放寬作申寫之筆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

偃此又是是在世子方叫然友反命世子曰

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

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

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只兩層耳前段已說盡道理下特以其沮於父兄

百官而令其以身先之耳前是正文下是補筆然下層却仍與上層自盡意隱隱叫應山

斷而雲自連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一句起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

畧証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
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
富矣不緩民事在制恒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歷言三代制產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
與其取之之制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極贊徹助善而痛言貢之不善，正是深斥當時用貢之弊，而欲其制產取民以行助也。孟子所謂助，原通徹法言之，看後文可見。夫

世祿滕固行之矣。

空中以行世祿蕩漾行助

意世祿已伏於上文禮下

內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

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又是搜羅的說總見助之該行文情婉妙

總無一筆直致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

小民親於下

是旣行助以後事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

是爲王者師也。

一結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再結。滕。

國福小。不似齊梁。未必便能致王。故但云王者師。然必謂其定止於此。理却不圓。故更告以新國之說。逼進一層。正見事不可預料。只要自己力行耳。焉知王業不自此基。與前爲善章。只是一順一逆。使畢戰問井地。以下滕行助法。乃爲詳言助法之實。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

勉之。

先勵畢戰。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要領。

經界不正。

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

經界

反發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正發

分田制祿。後半篇綱領。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

子不卽言分田制祿之詳又提筆先出請野君子野人正見分田制祿缺一不可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也重上句

下句特濟其不及耳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

夫二十五畝

此又格外加厚於君子野人者也

死徙無出鄉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

風俗因之而美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補言井田之制與其耕之

之法正所謂九一而助也

此其大畧也

結住

若夫潤澤之則

在君與子矣

致其勉勵與開口語意相應。爲國不可緩民事不緩民事在

制恒產而取之有制。制恒產取之有制。在行助法。行助法在正經界。正經界則分田制祿。皆得其宜。其實不過是復九一之法。井田乃其遺制也。所謂助而通乎徹者也。但不取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而有取於助之藉。故章內但言助耳。通篇分兩截。前渾淪說。後詳細說。至分田制祿兩項。制祿又在分田內。滕亦有世祿。但不出於分田耳。前禮下句已伏制祿意。而中間特用行世祿宕起行助。與後分田制祿。線路不差。但制祿意輕。大旨自重。在民事耳。章法嚴密之至。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

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
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跣履
織席以爲食分叙許行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
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

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分叙陳相陳相見許行而

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合於許行。上爲神農之言句已伏

得並耕意。捆屨織席句已伏得同價。陳相見
意陳相而著其師已伏得背師意。陳相見

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

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說出並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

是他主意

乎他說並耕是不知大人之事不同於小人

孟子欲發此意却恐執迷不悟他是耕者

故下文先就他不能並者詰曰然許子必織

箇盡情而此則先問明他也

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

耕者所不能並一層曰

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

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

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

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

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承

字順口先將不爲厲忙中一擊再用且字起下且字直貫到不憚煩句住若謂無論相厲不相厲且何不憚煩厲是病人意多煩則不達於已實甚究竟說來只是何不自爲而交易與上奚爲不自織句一例但語有詳畧耳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爲也

耕者所不能並兩層上層是不能並耕以外事此層是不能並耕以

內事逼拶愈緊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揆轉明白所謂

持子之矛刺子之盾者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方始正告

他二句是說話主腦兩有字要見截然兩項意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
下之通義也

勞心大人之事治人食於人何
消並耕已上主意已透下引古

作証指出教養兩項
正是大人勞心實際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

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
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

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
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也此處應直接后稷句下小小找補不甚重當是時
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
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
此三憂字正而暇耕乎治水爲教稼飽煖則
是勞心處可教以人倫矣說來
只教養兩項。叙事止此。以下本上。堯以不得
文而收結之。直趕到不用於耕佳。堯以不得
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總括上文分人

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

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

難斷其爲仁而贊其難仁字內。孔子曰大哉

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極言所就之太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

不。用。於。耕。耳。

勞心不並耕。回繳明晰。

吾聞用夏變夷者。

未聞變於夷者也。

以下責陳相倍師。大聲疾呼而入。

陳良楚

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

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

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是正文。下文又

請來不背師

人以愧之。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

歸

一層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二層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

事孔子事之

三層

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

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四層只重此層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
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微吾聞出於幽谷
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

頌曰。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

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仍應變於夷。此段乃直言以斥之。不願

其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

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

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

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又出一奇。孟子

斥許行。陳相總未心服。耳中雖聽。胸中老大不然。方且謂許行好處正多。非他人所能知。

故孟子之言甫畢。卽又另舉一事。津津稱道。並不是遁詞之窮。曰夫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畧斷然且虛說巨履小履。

同賈人豈爲之哉。通之以從許子之道。相率。

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此乃深斥之治字對上亂字。並耕

是正交同賈是餘文。故並耕段說得詳悉。且並陳相責之已。旣不留餘蘊矣。同賈乃是更

端提起。重作辨駁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
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
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
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

厚葬正是有合於仁孝處
孟子却故意反詰他使之

自付。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

施由親始。

夷子不知反求，援儒入墨，推墨附儒，總是一片抓爬不着神理。徐

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以上先卽其語。

而折之下乃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正啟發他

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始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本意言厚葬乃仁孝之道。但正說則不醒脾。不足發夷子之蒙。故卽不葬親者說箇慘傷不堪。令其心惻惻欲動。然後折出仁孝之掩親有道。縱鐵石人能無回頭登岸。着一

亦字。隱隱與他以薄爲道。彼此點對。分明有箇厚字在內。則夷子厚葬其親。是非明白了。然而墨道之不可學。又何待辨耶。須知此章不是論葬親。乃是接引異端。卽其良心不死處。迎機導之也。意最真摯。徐子以告夷子。夷語極微婉。令人不可思議。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結。

第三篇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

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段正言不可往見諸侯。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此又駁進一層，見不可計利於尋尺。下引王良之事以証之。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
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
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爲之讒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我不貫與小人請乘辭叙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議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

折醒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

能直人者也

又一層枉尺並不能直尋竿頭更有步。通篇作三疊文法。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

大丈夫乎

開口道破

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

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

妾婦之道也。

偏說他是妾婦。是刻畫親切處。

居天下之廣居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大丈夫自有真巾幗而事

人者何足語此。結句正與開口相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

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
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
也此猶字是上比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

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

也。此猶字是下比。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兩段寫箇

急。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始說出意思。曰丈

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憑空設喻。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落醒主意。着眼道字。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此所以難仕之故。拍合喻意。他處只云枉已。此

鑽穴隙之類也。則况以鑽穴隙惡謔令人不堪。主意是惡不由道。所以難仕。而前路却

極意寫箇急字。越說得急。越蹴得難。字起而惡不由道。越醒豁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於諸侯。不以泰乎。便是不可無。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拈道字虛駁以更未說明

主意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此乃直日子抒所見

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

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搭過

作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士明明有事何不可食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婉曰梓妙

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

志亦將以求食與

遁辭。蘇云至此難倒用志字倒而復起似溪迴路

轉一視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攔得好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

坐實爭之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窮其

曰食志強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

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再一

曰否

無可復辨曰

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仍是食功則士可食。大意謂士有

事可食。守先待後。正士之事。上段正說已盡。下段因其食志之說而終窮之。仍勒歸食功。則士之可食明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

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
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
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
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
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
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

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
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俟我后后來其無罰

一行王政者四
海望之爲君

有攸不

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
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於匪以
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

光

又一行王政者

不行王政云爾

筆直斥一苟

行王政

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

齊楚雖大何畏焉

本上文所引而斷之却仍放寬說望之爲君是搭過

一層極力鋪張之語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

告子

喝醒然尚虛含看

他下面文勢忽斷有楚大夫於此欲其

子之齊語也

隄插一
喻竒絕

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

傅諸曰使齊人傅之

喻善

曰一齊人傅之衆

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

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

喻善士貴乎衆全是空中寫影真
所謂畫山有色繪水聞聲者婉妙

乃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遙接

指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

與爲不善翻一筆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

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轉一筆恰與上象咻莊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應起句結明主意獨

字當是點睛處通章祇寫得此一字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

爲臣不見義在斯乎。下引古人之不段于

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迫斯可以見矣

書旨是不見迫斯可見是前路托一層筆法

陽貨

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

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

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此可見而見正不可見不見者是正面文

字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

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

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已不可見而見則與脅肩諂笑未同而

言者等必爲君子所譏。此後路反足之筆也。

三段以中段爲主。蓋孟子生平出處隱隱有自謂取法孔子意。故此等議論必扶起先師做箇標準。雖不說破而意實顯然。可見合之前後二段。正如天外三山。一峯獨秀。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

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妙喻國策往往
有如其非義斯速已矣。只一速字。是誘他。何待來
年者。蓋孟子平日動稱先王之政。盈之想微聞之。此番話說。原是見孟子作周旋耳。漫說來年不能已。卽今茲亦決不能輕。蓋其心原非真知其不義者。孟子一眼看透。不惟不贊之。亦並不勸之。攘雞之喻。似諷似嘲。卽着末數語。不過卽其所言而折之。玩其神理。總是冷冷淡淡。隨口酬答。不與深言光景。此等妙處。湏會之語。言文字之外。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虛虛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先總提下叙當堯之時水

從來治亂

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

水也一亂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

洪水

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

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

居之

禹抑洪水一治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

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一亂夷狄猛獸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

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周公

兼夷狄驅
猛獸一治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

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一亂亂
臣賊子孔子懼

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
春秋一

治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

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
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一亂

楊墨
邪說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息邪說

使天下轉亂而爲治。上文平平叙來各自

分說以下乃總捲而收之。跌出已欲承三聖

心事消繳好辯應不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得已文勢極其鬱勃。

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三聖一總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三聖段下可直接我亦欲云云却又揀此。一筆是說楊墨之當膺而文遂因之不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勒到自身回繳不得已結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添此一層倒足上意更覺餘韻

梁繞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虛贊居於陵三

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

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

實叙居食雙說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

仲子為巨擘焉

開口便尖酸

雖然仲子惡能廉句一

斷定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未說其操如何先憑

虛說其操不可充而出語亦復奇警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

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申解上意便含未必果義意

曰是

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又代爲解

曰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

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

室而不居也

此其操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

二句實証

不居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

用是駢駢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

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鮓鮓之肉也出而哇
之數句實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
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
也乎決不能保其皆義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
也一段本上文而直斷其操之難充仍應爲
耳兄之室母之食以爲不義而不食不居世
間那更有義者可食可居乎此其操不成操
如何可充蚓而後充其操正見非人所爲耳
但前半只虛說操不可充後半乃直揭其操

而。斷。其。難。充。一。噴。
一。醒。暢。快。之。極。

孟子文說卷三 終

孟子文說卷四

邵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四篇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立言大旨却用

反說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

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

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順上語
承

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折轉一筆以足醒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

之兩層文勢迴環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

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

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

矣。陡然提筆，空中贊嘆仁政之善，正見平治

極其天下者，該以仁政是發揮上文之詞，文勢

警拔，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

政，不因先王之_道，可謂智乎？仍用反筆結住，

不字，以上是空中論是以_緊惟仁者宜在高

位者，落仁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轉

仁者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

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承木仁邊透切言之豈止不能平治天下故

語意至此已足下乃掀翻作收文瀾壯瀾

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

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興喪無日矣一段祇就仁者說一句下俱

不以仁政三句原是反說故此處亦從反面

透發也戒人君止此下又並責其臣章法一

串疊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起泄泄猶沓

沓也非注泄泄字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

乃醜其詞也

非先王之_道者猶沓沓也

拍合一筆

故曰責難於

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

賊更斥爲賊益發不堪此段亦用反說一線到底立定主意而出之以縱橫排

宕不直不板宋人策畧大率權輿於此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虛欲爲君盡君道主欲爲臣盡臣道陪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仁也此正說下又反足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陪

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主

孔子曰道二

仁與不仁而已矣

一章樞紐仁字縮上，不仁字縮下。

暴其民

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

厲

幽厲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

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此兩截中扭格也。法堯舜。

鑒幽厲前後遙對而中以孔子之

言爲轉振孟子一部更無此章法。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

起引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主意在此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單卸不仁一邊反覆發明其禍安頓得一死亡字耳連下四不保字不分賓主何等排氣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

說話緣由

是猶惡醉而強酒

妙隽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禮人不答反其敬條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已總說推說。反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正落一筆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証結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引來人言

却只渾圖吞却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亦祇說得半邊家之本在身添出身字方纔

拆開推出本字是本。此即大

學修齊治平道理。借人言推闡壁壘乃爲之一新。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提明主意

巨室

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

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方申說文勢與起句一順一倒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賓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主

斯二者天也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立案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

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証順天意已拖

起下今也

小國節矣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

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此則逆天者也方是人題師

字下得穎喻切師字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

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粘恥字轉因師大國

引之師文王是通章主意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

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

此文王之寔也

今也欲無敵

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直斥其弊反結前文用語新奇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

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

說來是不仁而致敗亡已含自取意在內筆意最爲矯健

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將言敗亡由於自取却先憑空出自

取字是孟子慣用筆法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

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出落

正意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

証自字結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

者失其心也

反起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

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

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又正說與聚

勿施明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鸚也爲

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與聚勿施段下可直勉今諸侯矣又將得

民心而得天下緣由發揮一番然後落
下最是聳動得力處而文亦因一警策
今天

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

無王不可得已

鞭策時君是
立言本旨

今之欲王者猶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
得苟不至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上正
說此

又反說有勉其及時之意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

謂也

引詩
結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

與有爲也

且虛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

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註

仁人之安宅也

義人之正路也

提寫一筆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

而不由

跌醒

哀哉

只哀哉二字不更勸勉正是對不可與有言有爲人說話

自暴自棄平重後半就自棄說而自暴亦在其中李卓吾云露居野處失足迷途真

是可是可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怪歎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即爾且易者指

之詞明說世間莫遠於天下莫難於平天下何消更求之遠且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其身矣

從動字倒推誠字
逼起該求誠意

是故誠者天之

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接出主意總欲人
用思誠之功也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斷結此句正說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

此句反說
文致間遠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

不曰文王如何養老直從二老歸文王說起是裝叙之法

用筆簡潔而高老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

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提筆起論跌出天下之歸從老字換出父字從父字拖出子字文境新鮮以上是文

王爲政於天下處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

必爲政於天下矣

主意一拍卽合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

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

事引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

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

實一層跌人本位預

爲罪字

培脉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寔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

死直斷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

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因罪定刑說來大有切齒之意

孟子曰存乎人者

有言在

莫良於眸子眸子

不能掩其惡

言能掩

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

不正則眸子眊焉

立案三疊筆法由虛而寔

聽其言也

插筆

凌空最有丘壑此章原對以言觀人者說話

觀其眸子

正

人焉廋

哉勒足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立案

侮奪人

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

入題正斷

恭儉豈

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發其
隱情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

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隔幾層
問來至

此乃見主意蓋隱
隱欲孟子從權耳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髡意從孟子口
中逼出權字難

孟子却先從自己口中供出手字授孟子孟
子此刻卽用手字破權字。蓋道者經也。權則
手矣。手不可以援天下。
如何從權。機鋒醒快。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

行也。

以不行故不教且虛說。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

夷則惡矣。

寔寫出不行之故。文法聯蹠而下。

古者易子而教

之然後正言教子之法父子之間不責善責

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此申明易教之故善字卽上正字離

字卽上夷字不祥字卽上惡字而不嫌複者此泛論父子之道與上就父教子說者不同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

爲大

且平說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

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側串乃見

主意大旨已了。下俱是發揮申明之筆。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惟其是本所以爲大。曾子

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三必字着力。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拖叙一人賓。此所謂養口體者也。先繳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後繳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惟不失其身所以能
事其親可爲事親者法。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以撤
爲襍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跌出
主意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格
心

之效最大莫不

字人政兼該。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門扇格
從毀譽中

分晰出來。

味而有字。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也字耳矣字是再莫

別的緣故。李卓吾云無責是無責任對旁觀議人短長者說亦有意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病在好字爲師不是抗顏西席

之謂開口粧通家爲人賜教便是若居西席者喫苦莫甚無可言好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案

樂正子見孟子孟

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意中惱其從子敖猝然見面怒不欲說却先憑

空作色使性。一時神色可想。一我字隱隱對着子敖。曰先生何爲出此

言也

真真不識所爲

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

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

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一陣搶白絕不放鬆

到底莫見主意

曰克有罪

幾以爲罪在見遲矣何處捉摸。正子來見想亦稍

遲。然非從子敖來。孟子或不覺。惟一聞其從子敖來。心中發急欲見之。而痛責之。而正子却未遽來。此時孟子心中急促。已是刻不能待。故越宿後見。先責其慢。非果爲此。而必以此爲詞者。正是有話欲說。越等。越惱的神。理掩卷想之。逼真逼真。孟子謂

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氣稍發洩方纔明說徒舖

啜也

是搭過語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

越抬高越而

亦舖啜也

正子必不爲舖啜孟子亦明知正子非爲舖啜祇因他因失其可親

故甚其詞以責之隱隱見全然不識所爲意通章總無一呆語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起論立案

舜不告而

娶

入題爲無後也

原其

君子以爲猶告也

斷一筆見

不告正是

舜孝處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直指爲實理確而語創。此二句面頭大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

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

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並指爲智禮樂之實則世間道理俱不出

事親從兄二者。
三項連類推說。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

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

憑空跌入

不得乎親不可

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其心如此

舜盡事

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卽此正而已足

瞽瞍底豫而天

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又推極二

句爲大孝大字拓局

此之謂

大孝

結醒

下文接來便足力

第四篇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說得兩地之相去也。

千有餘里，世之相

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承上

盡情掀翻，跌出合符節、文筆精神。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斷然

放寬放活說有上下古今之意。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叙事

立案看他即着聽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斷定

政字便有眼目。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

也即與他言濟人之政。未字莫作不字看。

甫十一月徒杠即成甫十二月與梁即成

民於何時病涉語氣婉妙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不必濟人

焉得人人而濟之亦並不能又進一層故爲政者每人

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承焉得句放寬申說語雋冷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三項似遽

重寇
讐句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開宕
作波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

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

爲之服矣

正答問意
却是賓筆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

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
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就問意反掉。却是
主筆。仍繳寇讎字。

結筆意。

簡峻。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

戮民，則士可以徙。

不必又殺大夫戮士。然而
可以去徙。須看無罪字。則

字加鞭最

爲喫緊。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着眼兩
君字。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有見禮義

而爲者有見非禮義而弗爲者偏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人或不察所以歸諸大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

賢父兄也正說已足如此則爲賢如中也棄父兄賢字卽上中才字

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

能以寸又反發相去不能以寸直不成其爲賢矣是並將父兄邊中才字亦奪之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有不爲有爲闕

色語

最雋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掠下一層
為流俗人

說玩當如

字何字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高抬仲尼則
勉人意倍醒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乍看
駭聽
惟

義所在

準之於義信果自在
自與硜硜者不同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不曰
初心

而曰赤子之心。赤子字。直當小子字看。與大人字鬪色。乃語言之妙。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

以養生陪送死。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主意

了。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詳寫自得之妙。即欲自得之故。故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學詳說

是說其博說博將說約說字卽上說字約字對上博字反字宜對詳字此亦上下叫應文法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只換一養字天下則盡乎人服天下服其心也

便可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承服忝作反筆

直照到服人不服邊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憑空虛喝不祥之實蔽賢者

當之

正落主意甚言蔽賢之不可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正說苟爲

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

立而待也

又反說文勢與上層一倒一順妙

故聲聞過情君

子恥之

上但就水說此乃推到學者身上方是正旨有一落千鈞之勢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

總綱直打算到自身

君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

生知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安行

孟子曰禹

君惡旨酒而好善言

好惡得正

湯

君

執中

行

立賢

無方

用

文王

君

視民無傷

恤

望道而未之見

體

武王

君

不泄邇不忘遠

遠邇

時地

人事俱有。以上每人各

舉一二端語若平淡且周公君思兼三王以

似掛漏而寔核括之至

先總說

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又抽說

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先出春秋

晉之乘

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也

掀翻

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

承上寔寫即逼起下句

孔子

君曰其義

出

義字春

秋主惱則丘竊取之矣

一路通到孔子是孟現前統緒所在

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斬

先起子亦欲附君論

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

私淑孔子則可以上接羣聖。文筆蜿蜒曲折似斷寔連若節節而

分之則索然無味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

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扇

格。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

已於是殺羿一叙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

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一

斷定引語故作頓跌之勢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

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

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着眼在此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

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

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引孺子事發明羿之

所以有異蓋借端人取友必端數語見羿非端人不能取友耳不消直說而意已顯然此亦孟子矧格引証亦是學射事可謂清切而的當。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善有

自喪人必見棄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有惡能改天亦可格通章純是

影喻語又句句皆作透過之筆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利爲本

先從空
定議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折入
主意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上反
說此

乃轉正然
詞意尚虛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

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解一筆乃見
寔際行所無

事正是故利之意
正說至此已盡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

又卽至元
杳者指証

之是文有
波瀾處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

此刻右師便一眼注

定孟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非孟

有就右師之

位而與右師言者

仍非孟子

孟子不與右師言

不進

不就祇自守禮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

泰山子敖

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不與右師言自

是行禮而要豈拘拘於禮乎。非拘拘於禮而恰有禮可以塞其口。不煩言而意已足。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括盡大旨下乃詳寫仁者愛人

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

敬之四句卽入在君子心中說爲自反伏脉有人於此其待我

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

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

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

獸又何難焉

自反正是以仁禮存心寔際
一面至此寫足下乃本上文而

總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又分二項

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下分承

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者。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
欲異人。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仁禮存心又何患。一段筆意曲折文情鬱勃。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

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彼此不同由地不同已立

後案

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

斷其同道意有斬然

禹思天

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

已飢之也

由字不必依朱註與猶同直作是

以如是其急也

同道句下不徑接易地句却

字也單從禹稷說不及顏子一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

分疏了然說出易地皆然則同道意乃見着寔今有同室

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

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

戶可也

引喻都是描摹地字
意旨含蓄文情繚繞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
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
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

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

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五者一層甚一層

章子有一於

是乎

一句先抹倒不孝字下乃詳言章子之寔

夫章子

特提

子父

責善而不相遇也

叙一筆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

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直斷之此其失之難辭處

夫章子

又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

先喝起

爲得罪

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亦叙其一筆

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

推原之此其情之

可矜處

是則章子已矣

是字點對上有一於是乎是字不可謂孝亦未

便是不孝拍合微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
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
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

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

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寫得何等閒暇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寫得如此開切孟子曰

曾子子思從不同中曾子師也父兄也

子思臣也微也所謂地也每人正指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地同則道同可見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
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深一筆
便不平

顏重讀

堯舜字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憑空繪影幾
不知何所說其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

食者則盡富貴也

影富貴
利達

其妻告其妾曰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
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影所其妻歸
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而良
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乞人由

君子觀之。

由常情觀之。人之所以求酒肉者。其妻妾羞而相泣者固多。由君子

觀之。豈祇求酒肉者爲然。由常情觀之。人之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榮而喜之者必多。由

君子觀之。異於求酒肉者。幾希。神氣婉妙。則人之

所以求富貴利

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主

在此一折便醒。以富貴驕人者。聽之不伏。亦聽之不堪。蘇云。轉作斷語。簡潔。韓柳諸傳

多如此。

孟子文說卷四 終